

闻香识玉

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演变

知缘村 著

一部关于中国古代闺房文化概略及流源的民俗学专著，含脂粉化妆术、闺房陈设、服饰造型等的历代沿变。上起自先秦，下迄止清末，论及闺房文化的产生背景，以及与各个时代政治、宗教、文学、绘画等的相互联系，论述范围广泛。

上海三联书店



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演变

聞香識玉

知緣村 著



上海三聯書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闻香识玉——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演变/知缘村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2.

ISBN 978-7-5426-3836-6

I. ①闻… II. ①知… III. ①女性—社会生活—研究—

中国—古代 IV. ①D691.9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4802 号

闻香识玉——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演变

著 者 知缘村

责任编辑 钱震华

装帧设计 孙豫苏

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

<http://www.sjpc1932.com>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700 千字

印 张 41.75

书 号 ISBN 978-7-5426-3836-6/G·1195

定 价 76.00 元

序 言

由小见大,独辟蹊径

刘达临

《闻香识玉》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关于妇女文化方面的书。

这些年来,在社会上妇女文化方面的书已经出版得很多了,有阐述妇女地位的变化的,有关于妇女文学的,有关于官闺生活的,有关于青楼文化的,还有专门写古代“四大美女”的,不一而足,可是这本书却重点写妇女的服饰打扮,又不停留于写妇女的服饰打扮,而是以此为突破口和切入点,叙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中人们审美观的变化,而这种变化又紧密地联系着妇女地位的变迁,人们的快乐与痛苦,剥削与压迫,这一切,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。作者对此是按照断代的方式写的,如果说妇女是“半月天”,那么这本书似乎可以被看成是半部“中国通史”。

爱美是人的天性,尤其是妇女。女子从很小的时候开始,尤其是到了青春发育期,就开始与镜子结下了不解之缘,越来越重视打扮了,服饰、打扮可以说是女子最关心的一件事。这种爱美心理可以说是永世长存的,直到今天,妇女的服装行业、首饰行业、化妆品行业不都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吗?

不过,美也是个时代的概念,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审美感是不同的。从原始时代流传至今的一些女神像,往往都是突出其乳房与怀孕的腹部,人们以此歌颂女性生育的功劳,所以以丰乳肥臀为美,这是出自古人添人进口的社会需要。

在阶级社会里,审美观念往往是以统治者的需要为转移的,汉代的赵飞燕体态轻盈,汉成帝十分喜欢她,于是社会上就兴起了一



股以纤瘦为美之风。春秋时楚王喜欢女子细腰，于是大家纷纷减肥，这就是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人多饿死”。在唐代，唐玄宗喜爱杨贵妃，“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”，这一打扮，更使皇帝掉了魂了，杨贵妃体肥，所以社会上又以丰腴为美了。到了五代，南唐后主的官嫔窈娘以绠裹足，作掌上舞，翩翩有凌云之态，后主大加赞赏，这又传到民间去了，于是后世又逐步盛行裹小脚，而以大足为丑了。由此可见女子的服饰打扮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我们讲爱美是人的天性，可是在女子服饰、脂粉之中又体现出女子和男子的关系。现在，如果问一个女人：你为什么要打扮，打扮给谁看？她很可能说：我打扮了谁也不为，只是使自己感到精神些。可是，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个女人了，再打扮也没人看了，她还会打扮吗？可能就不会了。打扮实际上是一种包装，包装是给人看的，女人的打扮更主要的是给男人看，而这就和女人与男人的关系有密切联系了，和被男人喜欢有密切联系了。母亲一般不需要打扮自己给儿子看，可是一定要打扮得好好的给她所依靠、所喜欢的男人看，以增加自己的价值与吸引力，“女为悦己者容”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，女人是要靠男人吃饭的，如果不打扮、讨不到男人的喜欢，能行吗？这种情况，在青楼之中是最明显、最赤裸裸的了，妓女靠出卖色相为生，如果不打扮，能卖得出去吗？因此，从女人服饰、打扮这个侧面，也可以看到妇女地位的变化。

从女子的服饰打扮，还可以看到文化的发展。例如，唐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富强、最自由开放的一个时代，性文化也非常发达，妇女的服饰也相当大胆暴露，盛行低胸装，这种情况在现代关于唐代的一些影视剧中已经较充分地表现出来了。那时的妇女还常常成群结伙地骑马外出郊游，为适应这种情况，在不少妇女中又流行穿裙裤。在当时的西北地区，汉人和少数民族交往频繁，经济与文化交流发达，风气更为开放，妇女甚至盛行半裸装。可见，从妇女的服饰、打扮这一具体的文化现象中也能看出民族总体文化的发展。

男女、爱情、婚姻，又是文学艺术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，人类的欣赏、享受等美好的情感又往往通过对女子形象的描绘反映出来。曹植的《洛神赋》一开始就是“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，荣耀秋

菊，华茂春松”，这些千古佳句激起了多少代人美好的想象！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对女子形象的描绘，一切文艺作品都会黯然失色了。

这样的事例还可以联系得太多，太多，一切联系都说明了本书构思之好，切入点之巧。在闺房与脂粉之中，找出女子服饰打扮的这个线头，就把许多社会现象都拎起来、全局皆活了，说它由小见大、别有洞天，是毫不为过的。这本书资料性强、作者的文笔也好，它对历史研究、妇女文化、社会风尚、心理研究等等都有启示，这实在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。

2008年2月14日
于中华性文化博物馆

目 录

绪论: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概略及源流	1
第一章 文化的背景:原始的沉淀与积累	9
一、上古的“闺房”:人类的童年	13
二、黄土地上文明的果实:项上天堂/彩陶上的文化与图腾	17
三、衣饰的诞生:兽皮、织物、衣裙与耕织中的伊甸园/裸体的牧场/ 风雨阳光的沐浴	21
四、安置和繁殖:生存空间的拓展与审美的需求	26
五、牧女与蚕娘:父系社会下的田园牧歌/诗意的栖息地/审美的意 义、变革和生产能力的扩大	32
六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:天堂的上升与下降	36
第二章 奴隶制基础上的闺房脂粉文化	41
一、音乐的产生:女性地位的变异	43
二、祭祀和狂欢中的女人:女人的无助和交易/狂欢的男女	50
三、衣饰的更迭:禁锢、自律和解放/服装式样的变革/丝织物的运用 ...	54
四、化妆术的诞生与运用:香闺与“豹”房中的恋歌/堪称妙手回春 的伟大化妆师	59
五、沐浴中的美人:水中的荷香/沐浴的效能与认识/林中水滴/神 秘的“爱神”和“维纳斯”/瓷器的发明	68
六、爱情的缅想:化妆品的改进/发式的转变/纺织品的提高与功 能/洗染术的发明	75
七、文学的参与和表现:历史文献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中的女人	80
八、“巫”与“舞”的雷同和区分:“巫”与“伎”的演变和分流/刺激 着脂粉文化的发展	86
九、袒露与革命:四季的交替/浪漫的温床与婚床/闺中少女的迷 津/奢侈的贵族妇人	92



十、“闺房脂粉文化”的艺术前卫观：闺房里的陈设、服饰的纹理 与造型、女性的艺术知觉与自觉	98
十一、外来的影响：闺房脂粉文化的战国与春秋	106
十二、夏、商、周各个不同时期的脂粉文化	109
十三、秦人与楚魂的对话：华丽的楚服/秦国女子服饰结构与装束 和受到楚服的影响/《阿房宫赋》与脂粉文化	123
第三章 两汉时期的“闺房脂粉文化”	131
一、西汉宫廷中女人们：脂粉与闺房服饰/后宫佳丽和公主们/老黄 哲学的影响力/淮南子与梁园风光/史记中的闺房脂粉文化/汉 赋和楚辞对女人们的影响/卓文君与司马相如/西域服饰带来 的革命(上)/不断追求的艺术创新是闺房脂粉文化及服饰产生 的作用/沐浴与化妆术的更新/战争、诗歌中的闺房脂粉文化/ 乐府诗与“采莲女”	133
二、东汉宫廷中女人们：豪门的兴起/脂粉与闺房服饰/后宫佳丽和 公主们/西域服饰带来的革命(下)/佛教的东来与道教的兴起 ...	171
三、模糊的铜镜：典型的东方文化与闺房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诗 化的脂粉艺术/韵文走进闺房/绘画对闺房文化的影响/昭君出 塞/音乐与舞蹈的繁荣	194
第四章：魏晋风度与“闺房文化”	209
一、建安文学与三曹：吕布与貂蝉/曹植与《铜雀台赋》、《洛神赋》/ 甄氏倾国之美貌	211
二、三国周瑜与二乔：东吴的开发与江南春色/蜀国宫廷生活	217
三、魏晋风度：玄学对闺房文化的作用和推动/服装和服饰朝着开 放的进程方向发展/“石崇斗富”/奢华的士族阶层/绘画书法 对服饰的影响/战争的频繁使人们产生了及时行乐的人生观/ 服饰的完美程度和式样及其他/沐浴着香风的魏晋风度	220
四、玄怪小说对闺房脂粉文化的影响及其他	234
第五章：南北朝时期	249
一、北魏孝文帝改革	251
二、从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服饰中可看出佛教的影响	254
三、胡人胡风的侵入，使服饰款式和式样有了与以往的不同	269
四、“闺房脂粉文化”的进一步发展	275

第六章:隋唐初期“改革开放”的民风:初唐的服饰变化	303
第七章:盛唐、中晚唐女子“闺房文化”	319
一、诗歌、绘画、音乐、舞蹈——武则天对服饰的影响	321
二、大唐气度:贵妃出浴与醉酒/杨玉环与中国闺房文化/风流的 皇后、嫔妃和公主/后宫佳丽/女子与宫廷文化/开放的婚姻/ 女道士、娼妓与闺房脂粉文化/李冶、薛涛、鱼玄机诗歌才华 与造诣	334
三、唐代闺房建筑、家具、纺织与起居文化	372
四、传奇小说、唐诗中的中国闺房脂粉文化:温庭筠、李商隐、韩 偓等/“士与妓人”	378
第八章:五代十国	397
韦庄和《花间集》/花蕊夫人与五代女诗人/后主李煜及南唐词中 的女性	399
第九章:两宋风月	413
一、女子服饰与闺房文化:建筑、贞操、服制、诗词和闺阁画	415
二、话本与女子文学:妓家词韵/柳永、周邦彦、姜夔	433
三、闺房情史及其他	446
第十章:辽、西夏、金、元	465
第十一章:明代女子闺房文化	519
第十二章:清代之变革及其他	593
后记——对于女性文化的关注与解读	656

【绪论】

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 概略及源流

—

我面对的是一本大书。在人类沉积的过去,在久仰的历史漫无边际的长河中,让我们想象一下她们的存在。那圆寂于纷乱年代星散家园中的记忆,使人难忘。女性水晶般墓穴又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?姐妹的田垄,可曾有意让交替的时间现身,将大地从容不迫的档案尘灰抚去,为我们找回掩埋已久的中国闺房脂粉文化,它向以博大精深、神秘莫测、奇异繁复著称。其扑朔迷离的程度反而又加深了厚重迷人的色彩,仿佛“模糊的铜镜(钱锺书语)”,始终处于令人无法解读半朦胧的状态。似乎注定要沦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陪衬物,而日趋边缘化。如写在人生边上的一部大书,长期摒弃于正统文化研究之外,须加以眉批做出注解方能逐渐认识其本来固有的面目,突破男女防范的囚笼与禁区加以领悟。

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,堪与秘籍媲美,而广阔的历史空间及广袤的地域特征,不断融合的民族多样化,加之年代久远与变迁,反而又增强对其了解和认知难度。虽已往亦有学者时有涉足,但收获了了,大器难成。让中国闺房脂粉文化几成悬槩,高阁以束,难窥其详了。

中国闺房脂粉文化无疑在过去,就像“永江女书”一样,为女性的“专用品”。宫廷内外、亭廊书院、街头巷尾是无法被士大夫阶层放于桌面品评的,就是瓦子勾栏、茶肆酒楼、舟楫村舍中劳作的普通百姓,也会羞于启齿。倒是像元白、温庭筠、柳永、李渔、袁枚、兰陵笑笑生这些有个性的诗人、词人、文人闻香识玉,敢于直言面对。当然对于那些时常出入歌馆妓院的官员、商贾嫖客、酒徒狂生,这些“闺房脂粉文化”所谓的“隐秘空间”,或许会在他们眼前时而显露。

可是鸡鸣狗盗、淫狼鼠辈也会偷香窃玉。寂寞的庭院、幽香的花径、摇曳的窗前、寥落的纱幃、施展故技的床第、藏有湘裙的柜橱、绣楼的天花板上、闺房中无人顾及的角落,到处晃动着他们悄无声息、身轻如燕的



踪影。

于是丢失一只绣鞋、一帖情笺、一朵香帕、一盒香粉、一个妆奁、一件珠玉佩饰或金簪的事情层出不穷，闺房中的女子大抵会认命；有些胆大妄为男子，会以此为信物要挟她们屈从，此类故事举不胜举，散见于古代小说中。

“珠帘穿雨杏花飞，早燕啄泥春迟回。”闺中女子相思和怀春，或如黄卷青灯下的庵中尼姑思凡。不可解，说不好，这才有“梅花香蕊，雪中品茗，妙玉大观园中取雪煮茶”，得见宝玉飞红了脸颊。男人因见女子而写诗，女子因思男而生情。文学在爱慕中滋生，宿命悲惨的结局，完成了闺中的使命……

说到闺房脂粉文化不能不讲她们的服饰与装扮，这些闺房中的瑰宝，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陌生的，连同它们在各个历史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迁：发式步摇、裙带挂件儿、沐浴洁具、佩饰装束、内衣穿着、梳洗化妆、脂粉陪侍、头花样式、皮肤呵护及保养的方法，又各具特色各有不同。我们不妨称之为：典型的女性文化（也就是属于“绝对隐私”）；而“闺房”又限定了它的范围和空间，局限于“闺房”，便表明了其绝对“不透明主义”；而过去，男子是无法窥到的。现在将其拿出公开，不是为了窥视其隐私或意淫。而是为了全面研究和展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，展现其迷人的个性、内涵、美质及民俗特征……

我只能画梦……通过历史，尽量将其还原。我力求将这个梦，画得圆些、更圆一些。通过史料让读者去想象，展开想象的翅膀。所谓“一斑窥豹”，即是这个道理。

我必须有充足史料加以印证……单凭想象是不够的，亦是不可取的。

……历史落进了梦想的尘埃中烟灰间丛林里，必须依靠整理和挖掘。就像何其芳先生在其《画梦录》中所说的那样：旧式绘图小说的梦想者，大抵都是这样一套笔墨：头倚枕上，从那里引出两根缭绕的线，像轻烟渐渐向上开展成另一幅景色。作者自谦地说他的画梦的手法，也不外如此……

闺房脂粉文化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：

闺房脂粉文学、服饰珠宝文化、裙带佩饰文化、化妆梳理用具与脂粉文化、窗帘门饰壁挂及房内装饰文化、闺中茶具酒器、闺房游戏式样及其宠物玩具类型、婚嫁文化、绣楼用品及其文化（如：家具洁具、女工针线、刺绣织物、床上用品、琴棋书画）……此间文化内涵丰富多彩，杂乱繁复，诸如此类，如此种种，必有挂一漏万者，举不胜举矣。

本书将重点推荐和介绍：闺房脂粉文学、服饰珠宝文化、裙带佩饰文化、化妆梳理用具与脂粉文化。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，进行把握与分析。至于其他类型，我们可视情况和需要，作辅助性介绍。——列举，难免有所疏忽、省略和大意，不能完全展现出来。其实窗帘门饰壁挂及房内装饰文化、闺中茶具酒器、闺房游戏式样及其宠物玩具种类、婚嫁文化、绣楼用品及其文化

(如:家具洁具、女工针线、刺绣织物、床上用品、琴棋书画),已有专著,有心者可翻看其他与本书比较参照,或有心得也未可知,这里就不细说了。

二

根据以往著述经验,文本以年代或朝代更迭来划分,似乎更为贴切一些,也容易确认,不至于使读者产生误读,引用文献资料也更方便。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脉相承的,上举文化现象亦是如此。我们先从上古人类起源说起,逐步过渡到近代。其中也会有跨越朝代说明的现象和必要。因为,有时文化本身,就是跨越朝代而存在的,我们必须尊重历史。

历史的沉积和发展,要求人们不断地在文明的道路上迅跑。“闺房脂粉文化”也是如此,它在不断的快捷发展中,总是最先得到文明的关照,对远古的时尚我们无法回顾,而今天的返璞归真,又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当年人类的童年“闺房脂粉文化”,现在看来是多么接近于“自然”,接近自身,多么“现代派”,多么先锋和前卫。它在领跑中始终处于时代的前列,甚至领先一步,处于时代的最“尖端”。任何时尚的物品都是最先在闺房中出现的,生产力的提速,不断刺激着女人们的消费欲。从古至今,每当新生物质一出现,不管是外来品、舶来货,还是自己创造发明生产的。其从不同途径得来,尽情发挥着她们超然的想象力,敏锐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意料,几成掠美之富、繁华之艳。“女为悦己者容,士为知己者死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

古代“山顶洞人”已知用穿孔的“砾石和贝壳”做成项链打扮自己;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里迷人的“少女”与妖娆的“山鬼”,则用“化妆与美容”使同伴与异性痴迷。此类事例比比皆是:汉朝女子喜用产自“焉支山”之胭脂,唐代女子为赶时尚,争穿西域“胡服”;《红楼梦》女儿国里,最获女儿们喜爱的,自然还是来自西方的舶来货,就连来自仙界一块“顽石”宝玉,也不能免其俗,因不慎烧坏了外来“俄罗斯国”的孔雀斗篷,害得晴雯连夜带病为其补织。

细究起来,古代“闺房脂粉文化”,由于其特有的神秘性不为人们所知,其先锋前卫程度在人们眼中大打折扣,认为仅不过是小女子闺房里的“玩意儿”,登不了大雅之堂。不过是秘不示人而已,却忽略了其功能性与引领时尚潮流的作用,倒认为只有宫廷佳丽与“秦楼楚馆”之女,才得风气先。其实不然,因为历代王公大臣、戍边将军、总督衙门、商贾巨富,每每得遇稀有之物,必先预留一些新颖式样,给自己心爱的女儿,然后才“上贡”朝廷或给自己众妻妾。而能获得皇上赏赐的后宫佳丽,毕竟少之又少,加上稀有物本来就不多,所以由后宫引领时尚的说法暂且打住。“歌楼妓馆”之女,倒是喜欢展示和炫耀,以自己的获宠来向世人夸耀自己的地位。于是“泱泱乎金缕泛彩,云霞飞动”,其实最俗的是她们。她们是靠自己的卖笑施舍来的,不一定是“上品”,得到的亦仅为“大路货”。



而绣楼中的女子,由于家教持重,壁垒森严,香闺中的奇珍异宝,丝毫未及显露出来;即使显露,也不过是一两件。往往是轻轻松松无意之间穿戴出来的,说不上炫耀,往往被人忽略。犹如蜻蜓点水,忽而露出峥嵘;偶尔疏漏,又多为陈年旧品,在闺房快要穿戴烂了。好在笔者没有将闺房脂粉文化与“宫廷佳丽”、“歌楼妓馆”女人排除在外。闺房也仅指年轻女子的卧室,并不完全排斥结过婚的女人,只要她是美的,笔者同样可赞赏。

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对闺房一词,是这样解释的:“闺,内室。枚乘《七发》:‘宫居而闺处’;另指女子居住的内室。《后汉书·刘瑜传》:‘女嬃令色,充积闺帷’(女嬃令色,指宫女、妃子)。”这里并没有特指未婚女子的卧室或寝房,对于这一解释,我感到欣慰。这说明我没有把“宫廷佳丽”、“歌楼妓馆”女人排除在外的做法是正确的。我为本书圈定了一个范围:上至远古,下至明清。因为我要求根说源,对中国“闺房脂粉文化”做一次完完全全的旅行和巡游,我不想写成一部断代史,只想完成这项使命。

三

中国历代闺房的形制,大抵为“三墙一门制”结构,其间虽有变化,也不过是在式样上的,并无太多不同。门占居了本来属于四面墙中一面墙的主体位置。这些“门”并非不是一扇而是多扇,所有的“门”连起来形成一个整体,称之为:联门排户。这样的人家便有了一个文雅的名字,美其名曰:门户。一排组合而就的“门”,互为关联。上部为“窗”,下部为“户”。“户”是被木板封死的,“窗”上也仅贴经得起风雨吹打的、耐用纤薄的“竹纸”或“窗纸”,以增加其透光性。

“户”通高一点五米左右,自门槛上起及胸,以防犬鼠钻入;“窗”通高八尺,由胸过首高至门楣。“门户”讲究的人家,在窗与门户间雕花飞凤,多镌刻吉祥如意的图案。这样的门是无法防盗的,关上,仅只能算是“闭户”。“窗”除花饰之外,另有窗格窗棂,由若干木条交叉构成,以便贴窗纸使用。窗内有窗纱,房内与外界没有任何隔音设施,故此闺房中一切声音包括极其轻微的谈话,也能使走过屋外的人们听取。倘若有人想窥视也极为方便,只须用手指沾唾沫或以舌尖舔破窗纸即可。所以自古便有:“隔墙有耳”与“舔破窗纸”的典故和“防君子不防小人”的说法。真可谓:“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。”一个小小的闺房之外,还没走进闺房,就已经使人眼花缭乱了。

这也验证了作者前面所言,鸡鸣狗盗、淫狼鼠辈也会偷香窃玉。寂寞的庭院、幽香的花径、摇曳的窗前、寥落的纱幃、施展故技的床第、藏着湘裙的柜橱、绣楼的天花板上、闺房中无人顾及的角落,到处晃动着他们悄无声息、身轻如燕的形迹踪影。

中国人向来是不太讲究安居的,正所谓居安思危,有陋室一间,房暖朝

阳,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如若能有坐拥书城红袖添香的好事,他不乐翻天才怪呢?必展纸提笔磨砚,赋诗云:

我出东门游,邂逅承清尘。思君即幽房,侍寝执衣巾。
时无桑中契,迫此路侧人。我既媚君姿,君亦悦我颜。
何以致拳拳?绾臂双金环。何以致殷勤?约指一双银。
何以致区区?耳中双明珠。何以致叩叩?香囊系肘后。
何以致契阔?绕腕双跳脱。何以致恩情?美玉缀罗缨。
何以致中心?素缕连双针。何以致相于?金薄画搔头。
何以慰别离?耳后玳瑁钗。何以答欢忻?纨素三条裙。
何以结愁悲?白绢双中衣。何以消滞忧,足下双远游。

——三国·繁钦《定亲诗》

他们绝不会像西方人,将偌大的一间房子,安上壁炉,摆上沙发。吊灯如星乱,室内地面墙壁不是铺上地毯就是镶上雕塑绘上壁画,最后还要把墙壁包起来。铺张的家具顶天立地,花样繁多,美不胜收,排铺得花团锦簇似的。国人有国人的处世哲学,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活法,各有不同,各具千秋。理论上,东方人讲究的是出世入世,西方人讲究的是人文艺术与享受。

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,自然也会受其影响。但西方人文明成熟得比较慢,在中国“闺房脂粉文化”已进入了成熟期并开始向西方输出时,西方美容术才刚刚发明。毋庸赘言,从文化和历史比较学的观点出发,这种对照是过于勉强了,因为它不符合人类科学发展观,毕竟东西方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正像今天西方进步东方落后一样,人们敏锐地看到:它与历史发展有关。这种局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西方美容术使中国闺房脂粉文化回归到自然,二者都在向它学习,尤其是由中国闺房脂粉文化中派生出的中国民族服饰艺术(包括手工、蜡染、刺绣、编织、首饰等等),更是魅力无穷!

说到中国闺房脂粉文化,不能不说到脂粉本身。“胭脂”一词,最早见于汉代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作如下解释:“脂粉:胭脂和粉,旧时借指妇女;脂粉气:即女人气。”关于“脂”字,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对其解为:“脂,动植物所含油质。”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有“肤如凝脂”之说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云:“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,过焉支山千余里,击匈奴。”从此“焉支山”归西汉所有,匈奴哀歌之:“失我焉支山,使我妇女无颜色。”“焉支”即“胭脂”。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载:“故惠孝时郎侍中皆冠俊仪,贝带,傅胭脂粉。”这大约是在汉朝女子喜用产自“焉支山”的胭脂之前。当时称脂粉为“胭脂粉”,意思是指“胭脂”和“粉”两样东西的总称。古代“妆粉”,有两种成分,一种以米粒研碎后加入香料而成,故“粉”字从“米”,从“分”。另一种是糊状的面脂,俗称“胡粉”。因为它是化铅而成,所以又称“铅粉”。



除米粉、铅粉外,妆粉也有用其他物质制作的。如在宋代,有以益母草、石膏粉制成的“玉女桃花粉”;在明代,有以紫茉莉花籽制成的“珍珠粉”;在清代,有用滑石及其他细软的矿石研磨而成的“石粉”等等。粉的颜色也从原来的白色增至多种颜色,并掺入了各种名贵的香料,使之更具迷人魅力。

至于装脂粉的盒子,则称之为:“奁”。文雅一点的说法,称之为“妆奁”或“脂粉奁”。“奁”为古代女子盛放梳篦、脂粉的梳妆盒,多为木质漆盒。历朝历代形制各有不同,可谓千奇百怪,制作选材上从现存文物看尚有:紫砂、彩陶、瓷制、竹制、金属(金银铜的)、玻璃、珐琅、景泰蓝、玉器等。具体形状主要根据使用者的喜好而设计。

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《雪》中也曾有提及过:“孩子们用龙眼给他做眼珠,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来胭脂来涂在嘴唇上……”我想北方的朋友凡是小时候堆过雪人的,读了这一节,心中都会禁不住莞尔。这种称之为“脂粉奁”的东西,在先生笔下写得多么温情和可爱啊。南方梅雨时节,采花蕊做脂粉的故事也是有的。陆况《抱散集》中就有记载,不妨拿来一看,我把它翻成白话更会明了一些:“梅雨飘飞,采花蕊而做脂粉,是江南女子的旧俗,绣帕朵朵,红艳唇香,粉袖盈盈,蝶花攀枝,曰采蕊研脂粉正当好时令,待采得,阴干,加香脂做绿绒膏,熏染粉颊,堪称美哉!”扬州是盛产脂粉的,江南的水色将它润染得像旧日“朵云轩”的花笺。一层一层氤氲的水汽荡开,仿佛一枚琥珀掉进了水中,那涟漪也随着漾动的水波像柔情的波光,晃动着散尽,把天空碧蓝的影子和雪白的流云,化作了一片信札,归依到了闺房的香枕边,虽千万逸闻不能收尽那枕畔的青丝,可脂粉的行迹却在手心幻做豆蔻飞亮鲜红的指甲,映出姹紫嫣红的乳晕。“朵云轩”的花笺就是闺中少女的脸颊,指尖上滑腻的扑施在敷衍中含混着异形峥嵘的模样,透过皮肤华丽的色泽,出奇地明亮起来,伤感的哀愁,突然会寄托上情思,写进话本或传奇的书间,晃动着走出杨柳吹动的闺房,一如歌中唱到的那样:“齿痕连草任薶绯,苔藓奕奕又春回,女儿无双胭脂敷,早令紫燕绕梁飞……”

“扬州脂粉”自古有名,源于清道光年间的“谢馥春香粉”在扬州城乡家喻户晓,此前更有开设于明崇祯年间的“戴春林香粉铺”和清代的“薛天锡香粉店”。这些“香粉”内含天然珍珠粉,相当名贵,清康熙皇帝南巡扬州,特将一批香粉带入宫中;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,也对扬州脂粉大加赞赏,“苏州胭脂扬州粉”风行一时。1915年,“谢馥春”鸭蛋粉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,成为中国最早获此殊荣的名牌化妆品。

四

“团扇”和“香帕”也是闺中必备之物,一朵精美绝伦的中国古代妆奁绣帕,一把团扇,可使闺中之女倩影趋动,妖娆中透出千娇百媚的容貌,倾国倾

城迷人的风姿。若是少了这两样则会使影色暗淡不少,诗人的笔下断不会饶过你。即便少了这两样,“朵云轩”的花笺断不可少,男女传情的信函使它平添了几分神秘和羞涩。古代红叶传诗的典故一定不止一个,但最著名的还是那首唐代宫女韩氏写成的“红叶诗”。有诗为证:“一入深宫里,年年不见春。聊题一片叶,寄与有情人。”《本事诗》所载约略如上述。同样一个故事,还有另一个版本,据《云溪友议》载顾况(唐代诗人)事,与此稍异:“明皇代,以杨妃虢国宠盛,宫娥皆颇哀悴,不备掖庭。常书落叶,随御沟水而流,云:‘旧宠悲秋扇,新恩寄早春。聊题一片叶,将去接(一作寄与枕)流人。’顾况著作,闻而和之,既达宸聪,遣出禁内者不少,或有五使之号焉。和诗曰:‘愁见莺啼柳絮飞,上阳宫里断肠时。君恩不禁东水流,叶上题诗寄与谁?’”

此中版本太多,唐僖宗时诗人于佑也曾遇到(详情见《山堂肆考》)。《古今诗话》则将此事归之卢渥;直到宋代《补侍儿小名录》、《北梦琐言》等书都有记载,只不过是故事中的主人翁换来换去。关于团扇和香帕,历史上的记载则更多,我们还在本书中后面谈及。

总之,中国古代闺房脂粉文化的多样性,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许许多多可资谈论的话题。通过上述简要的论述和了解,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,那就是——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它。它的价值是可以借鉴的!它的文化是可以进一步评价的!它的许多宝贵财富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吸收继承与推荐的!因为它们毕竟存在过。而且还将会继续影响我们以后的生活。

这就是我的写作起因。对于这一切,我曾反反复复地想。心里不断地提出疑问:这样值得吗?答案是:历史的思考和总结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,先不要评点不要回避;我们既然能面对它关心它,那么它的贡献必然可以成为我们现实文化中的一部分。同样的道理,它的成绩和光荣,既然已经不可否定地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中,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它。不管它优与否,对与错。现在的闺房艺术仍将突飞猛进,并将硕果累累,它同样会接受后辈人的评点和检阅……

